



## 编者按

2016年10月21日,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。2020年9月16日,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,参观“半条被子的温暖”专题陈列馆,告诫大家,不要忘记“半条被子”承载的初心、蕴藏的使命。今天在汝城,我们发现,“半条被子”的背后,红军与老百姓鱼水情深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,共产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初心也正在实现。

# 半条被子的幕后

吕高安 蔡海棠

巍巍罗霄,红色罗霄。罗霄山脉以“多”形架构,斜嵌于湘赣边境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这个“多”字,如天姿神纵、龙腾九天的行草,拨动历史风云。

## 半条被子与红军小册子

枪炮轰鸣,风雨冷冽。1934年11月上旬,中央红军长征,正突破汝城至广东仁化的第二道封锁线。11月6日,红军来到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。受反动宣传恐吓,村民都躲到后山,唯独徐解秀留在家里,裹着小脚,要照护病重的大儿子朱中武。丈夫朱兰芳去哪了?徐解秀68岁的长孙朱分永说,其实爷爷在家,藏在楼廊,握紧板斧,以备不测。朱中武是他父亲。

“我1952年土改出生,奶奶给我取名‘分永’,就是永远分到田土,永远跟党走。”朱分永是奶奶徐解秀一手带大。他说,开始敲门的是男红军。男红军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,不会伤害为难大嫂,只想让女战士来住一下。大雨滂沱,半个时辰过去,红军浑身淋湿,仍然和颜悦色。徐解秀从门缝看他们不像坏人,于是开了门。

“奶奶说,我家只有一间厢房,又脏又乱有尿骚味。三个女红军赶忙凑上来说,没关系,我们也是农村出身,大姐能住我们就能住。”

“奶奶一岁的父亲和三位女红军,5人睡一张床。奶奶要爷爷把自己陪嫁婚床上的雕板拆掉,拼两张长凳,铺上做糍粑的案板,盖上烂棉絮、蓑衣和那条红军被。”朱分永道:红军被质量好、真棉花。她们开始要送整条被子,奶奶死命不接。三位女红军互使眼色,问有剪刀吗?奶奶以为她们要剪头发,于是递过去。

在“半条被子”故事发生的祖屋,徐解秀82岁的二儿子朱中雄说:父亲送女红军,几天后才回。红军长征过文明乡,七天七夜凄风冷雨。朱中雄回忆,母亲常眼含泪水,喃喃自语:“哪有比红军还好还坚强的人呢?”

红军走后,国民党来沙洲,逼徐解秀交出那半条被子,烧毁了。“我们文明乡,那一次很多乡亲帮过红军,腾房、做饭、采药、带路……国民党秋后算账,好几个被折磨得半死,但没有一个人屈服。”朱中雄、朱分永叔侄一字一句讲述。几十年来,徐解秀子孙孙,无论当兵、入党、务农,都是扎实实干,听党的话。朱分永村干部一当就是23年。

在沙洲村,不少村民历经数代,保存了红军赠物和重要资料。在沙洲村民朱松宝家里,保存着一本红军小册子。全书140页,钢板刻印,铜钉装订。翻开,“指导员”“政治委员”“政治部”“政治工作参考材料”等赫然入目。这源自朱松宝父亲朱性田、母亲罗旺娣,将躺在门口、饥寒交迫的几个红军请进家。罗旺娣以娘家传秘药,治好了一名重伤女红军,临走时,又塞给红军一大包草药。女红军无以为报,将这本书赠送罗旺娣,说:“革命胜利了,小册子肯定有用。”

## 快乐村五一村藏了红军

快乐村邻近沙洲村,村头风头岭洞干爽幽静,可藏一二十号人。村民江小路说,“半条被子”故事发生时,另一队红军过身快乐村,看着几个重伤员走不动,他爷爷把他们藏在这个洞里。

在村口,江小路指着一棵白果树说:“国民党四处搜查红军,麻脸营长将爷爷几个抓到树下。问窝藏红军没有,我爷爷挺胸说没有。麻脸营长指地:明明这是红军的马蹄印,你还狡辩?于是劈头盖脑一顿皮鞭,爷爷被打得皮开肉绽,倒吊树上。”

村干部朱平红介绍,快乐村山口,当年只有邱已林一户,一天,一只野猪猛窜,直奔老邱两个幼女。千钧一发之际,“呼”的一声枪响,野猪倒地。一个英武的红军冲出,护住小孩。

他叫何南斗,“断肠明志”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部连长。邱已林马上请何连长他们七八个伤员进门,悉心照料,让几个孩子睡到猪棚里。红军过意不去,稍好,便执意转移到山洞。山上杜仲、过血藤、牛舌头等草药,被老邱采个遍。几天后,大伙伤愈归队,唯何连长伤重脚残,留在当地。几十年里,何连长靠教武艺、裁缝谋生,国民党无数次盘查,都被掩护过去。

五一村挨着沙洲村,92岁的朱中武依稀记得:100多名红军在村里住了好几天,他们在晒谷坪搭帐篷,埋锅造饭,借用工具原样还,损坏的照价赔,消耗的照价买。红军热情拉着抱着看热闹的小孩,开饭时,把喷香的锅巴给小孩吃。

老人领我们到一栋民居,油印件《出路在哪里》与墙壁粘为一体,字迹残缺,但“拿我们的菜刀、锄头、大刀、木棍、鸟枪……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……”等大致内容清楚,毛泽东、朱德的署名赫然在目。老人说他看着贴的,当时围观的人很多。

一条路通向后山。老人说,一天,突然哨兵报敌,一声令下,红军立马放下刚端起的碗,沿这条路奔上山,在百丈岭打了一仗。听大人说,国民党兵一片片倒下,红军损失较小。老人一遍遍讲:“红军爱农民,好英勇。”

老人讲的是1934年11月中旬的百丈岭阻击战。红军与数倍强敌激战后,甩脱敌人,追赶大部队。在沿线百姓帮助下,中央红军胜利突破国民党第二道防线,全部离开汝城县境,向宜章挺进。

## 另外两条被子有故事

被子是军旅最宝贵的基本配置之一。长征出发前,《红星报》通知要求,官兵保护好棉衣、夹被。可是,为了温暖百姓,红军宁肯自己受冻。

与徐解秀同时,五一村村民朱五斤也收到一条红军被。朱五斤在百丈岭,发现一名受伤掉队红军战士,奄奄一息,两天没吃喝了。他连忙扶着回家,敷草药,熬姜汤。临走,战士执意将唯一的被子送给老朱。老朱送红军到宜章里田,将三双草鞋、几个铜板硬塞给红军。一转身被清乡队抓获,老朱矢口否认,宁死不屈。

另一条被子的故事,发生在沙洲村以南的文明瑶族乡上章村。

1934年11月8日,担任后卫的红军来到上章,在村里住了两天一晚。汝城籍将领朱良才、李涛与村民唠家常,开大会,宣传红军政策,并敲掉财主粮仓分给穷人。当场就有几个后生报名参军。15岁的周文茂参军20来天,即在湘江战役英勇牺牲,几十年后家属才知道。

周大权捧出一条蓝印花被,岁月染上了旧色,但仍干净清爽。他说:母亲把被子压在箱底,年年都拿出来晒,每次拿出来,她都小心翼翼。去世前,老人家反复交代,要世世代代保存好这条被子。

周大权率领军旅在此打了一场小阻击战。村民发现红军大印章,悄悄藏起;牺牲的两名红军,主动掩埋,并偷偷扫墓。一名“红小鬼”身负重伤,双腿肿大。看他被子淋湿,天又冷,周大权母亲欧姣英拿出崭新的嫁被,给他盖上,并整晚守护着。“红小鬼”临走,欧姣英要把被子送给他,他说:“红军有纪律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请大姐保存好被子,革命胜利了,我要回来感谢你。”

甘厚美是浏阳农家孩子,出生于1927年5月,年轻时过着吃不饱、穿不暖的生活。1947年2月的一天,他被抓了壮丁。好在这支部队不久就在湖北谷城起义了,随后他编入八路军4纵独立12旅163团。1948年6月底,甘厚美所在的部队参加陕南安康城南牛蹄岭的战斗,这次战斗打得很艰苦,连续作战多天,阵地反复易手。在一次肉搏战中,甘厚美一枪刺中了一个敌人,刚要拔出刺刀,明晃晃的刺刀从右侧杀过来,他右手一挡,一阵剧痛,手臂差点被刺穿。还没有站稳,对面又冲过来一个,甘厚美一侧身,腹部一热,被刺了一刀。甘厚美抱着必死的决心,双手接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家伙,奋力朝20多米的山坡下滚,不省人事。

“我真以为自己死定了,嘿嘿,捡了一条命。”老人显得很开心。战友们发现甘厚美时已奄奄一息。“我不知道战斗结束了,我们还打了胜仗。我说我是机枪手,我的手指还能动,还能战斗!”

指导员马上召集连里的党支部成员,在壕沟里开了一次临时支部会议,会上宣布:甘厚美同志火线转正,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。

这次战斗,甘厚美以作战英勇被记特等功,折合一等功一次。后来补发了这枚奖章。

“我入党的日子是1948年7月3日。”七十多年了,这个日子,老人记得很清楚。

他刚刚生过一场病,身体有点虚弱。我坐在一旁,听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。

甘厚美参加淮海战役后,随军转战湖北、安徽、陕西、四川等省市,一年多时间里,经历了2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,每一场战斗都是冲锋在前,表现突出,相继立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5次,并先后被授予淮海战役纪念章、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、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等多枚勋章,西北军政委员会还给他颁发了人民功臣纪念章。

一枚枚奖章后面,是累累伤痕。甘厚美腰腹、手脚多处负伤,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,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特别是腰腹上的伤,每天都在折磨着他。交谈中,老人隔一段时间就得直起腰揉一阵,还笑着说:“几十年了,习惯了。”

“我在二中当过老师。”老人说。

“您还当过老师?后来怎么成了煤矿工人呢?”

“我1956年7月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速成中学学习,1958年转业回到浏阳二中。那时候中学就算有文化了。唉,还是因为腰上的伤才回了家。”老人指了指腰:“那时候晚上没法睡。”

1959年至1961年期间,因伤病复发,甘厚美多次前往长沙进行医治,共用去医疗费1700余元,几乎是他转业费的一大半。

“其实他的医药费是可以报销的,他就是不去。”老人的大儿子在一旁说。

“不要说了,国家对我真的关心,我们过得很好了。”老人制止儿子。

1971年3月,经组织安排,甘厚美成为文家市煤矿的一名工人。他每天井下井瓦斯浓度、检查煤车、拧紧轨道上松动的螺丝,一干就是十多年。1982年,甘厚美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在文家市煤矿退休。

2000年,甘厚美经长沙市劳动局认定为离休老人。

有人告诉他,这种情况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经济补偿,他坚决拒绝了:“不要躺在功劳簿上向国家伸手。”

老人热心公益事业,长期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捐给学校、医院和灾区,少则三百五百,多则一千两千,粗略统计,竟有13万多元。

最近一次捐款是2020年5月,助力武汉抗疫捐了3000元,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退休金。

家人却没沾过甘厚美一点光。他从部队转业后,妻子就失去了工作,只能到花炮厂糊筒子补贴家用。想起故去的妻子,老人内心很是愧疚。

小红布包里,我看到几张发黄的旧纸片,那是甘厚美写的自传,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:

“我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无产者和一个共产党员。”“我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,我要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。”

甘厚美是浏阳农家孩子,出生于1927年5月,年轻时过着吃不饱、穿不暖的生活。1947年2月的一天,他被抓了壮丁。好在这支部队不久就在湖北谷城起义了,随后他编入八路军4纵独立12旅163团。1948年6月底,甘厚美所在的部队参加陕南安康城南牛蹄岭的战斗,这次战斗打得很艰苦,连续作战多天,阵地反复易手。在一次肉搏战中,甘厚美一枪刺中了一个敌人,刚要拔出刺刀,明晃晃的刺刀从右侧杀过来,他右手一挡,一阵剧痛,手臂差点被刺穿。还没有站稳,对面又冲过来一个,甘厚美一侧身,腹部一热,被刺了一刀。甘厚美抱着必死的决心,双手接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家伙,奋力朝20多米的山坡下滚,不省人事。

“我真以为自己死定了,嘿嘿,捡了一条命。”老人显得很开心。战友们发现甘厚美时已奄奄一息。“我不知道战斗结束了,我们还打了胜仗。我说我是机枪手,我的手指还能动,还能战斗!”

指导员马上召集连里的党支部成员,在壕沟里开了一次临时支部会议,会上宣布:甘厚美同志火线转正,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。

这次战斗,甘厚美以作战英勇被记特等功,折合一等功一次。后来补发了这枚奖章。

“我入党的日子是1948年7月3日。”七十多年了,这个日子,老人记得很清楚。

他刚刚生过一场病,身体有点虚弱。我坐在一旁,听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。

甘厚美参加淮海战役后,随军转战湖北、安徽、陕西、四川等省市,一年多时间里,经历了2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,每一场战斗都是冲锋在前,表现突出,相继立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5次,并先后被授予淮海战役纪念章、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、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等多枚勋章,西北军政委员会还给他颁发了人民功臣纪念章。

一枚枚奖章后面,是累累伤痕。甘厚美腰腹、手脚多处负伤,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,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特别是腰腹上的伤,每天都在折磨着他。交谈中,老人隔一段时间就得直起腰揉一阵,还笑着说:“几十年了,习惯了。”

“我在二中当过老师。”老人说。

“您还当过老师?后来怎么成了煤矿工人呢?”

“我1956年7月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速成中学学习,1958年转业回到浏阳二中。那时候中学就算有文化了。唉,还是因为腰上的伤才回了家。”老人指了指腰:“那时候晚上没法睡。”

1959年至1961年期间,因伤病复发,甘厚美多次前往长沙进行医治,共用去医疗费1700余元,几乎是他转业费的一大半。

“其实他的医药费是可以报销的,他就是不去。”老人的大儿子在一旁说。

“不要说了,国家对我真的关心,我们过得很好了。”老人制止儿子。

1971年3月,经组织安排,甘厚美成为文家市煤矿的一名工人。他每天井下井瓦斯浓度、检查煤车、拧紧轨道上松动的螺丝,一干就是十多年。1982年,甘厚美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在文家市煤矿退休。

2000年,甘厚美经长沙市劳动局认定为离休老人。

有人告诉他,这种情况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经济补偿,他坚决拒绝了:“不要躺在功劳簿上向国家伸手。”

老人热心公益事业,长期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捐给学校、医院和灾区,少则三百五百,多则一千两千,粗略统计,竟有13万多元。

最近一次捐款是2020年5月,助力武汉抗疫捐了3000元,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退休金。

家人却没沾过甘厚美一点光。他从部队转业后,妻子就失去了工作,只能到花炮厂糊筒子补贴家用。想起故去的妻子,老人内心很是愧疚。

小红布包里,我看到几张发黄的旧纸片,那是甘厚美写的自传,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:

“我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无产者和一个共产党员。”“我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,我要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。”

甘厚美是浏阳农家孩子,出生于1927年5月,年轻时过着吃不饱、穿不暖的生活。1947年2月的一天,他被抓了壮丁。好在这支部队不久就在湖北谷城起义了,随后他编入八路军4纵独立12旅163团。1948年6月底,甘厚美所在的部队参加陕南安康城南牛蹄岭的战斗,这次战斗打得很艰苦,连续作战多天,阵地反复易手。在一次肉搏战中,甘厚美一枪刺中了一个敌人,刚要拔出刺刀,明晃晃的刺刀从右侧杀过来,他右手一挡,一阵剧痛,手臂差点被刺穿。还没有站稳,对面又冲过来一个,甘厚美一侧身,腹部一热,被刺了一刀。甘厚美抱着必死的决心,双手接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家伙,奋力朝20多米的山坡下滚,不省人事。

“我真以为自己死定了,嘿嘿,捡了一条命。”老人显得很开心。战友们发现甘厚美时已奄奄一息。“我不知道战斗结束了,我们还打了胜仗。我说我是机枪手,我的手指还能动,还能战斗!”

指导员马上召集连里的党支部成员,在壕沟里开了一次临时支部会议,会上宣布:甘厚美同志火线转正,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。

这次战斗,甘厚美以作战英勇被记特等功,折合一等功一次。后来补发了这枚奖章。

“我入党的日子是1948年7月3日。”七十多年了,这个日子,老人记得很清楚。

他刚刚生过一场病,身体有点虚弱。我坐在一旁,听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。

甘厚美参加淮海战役后,随军转战湖北、安徽、陕西、四川等省市,一年多时间里,经历了2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,每一场战斗都是冲锋在前,表现突出,相继立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5次,并先后被授予淮海战役纪念章、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、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等多枚勋章,西北军政委员会还给他颁发了人民功臣纪念章。

一枚枚奖章后面,是累累伤痕。甘厚美腰腹、手脚多处负伤,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,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特别是腰腹上的伤,每天都在折磨着他。交谈中,老人隔一段时间就得直起腰揉一阵,还笑着说:“几十年了,习惯了。”

“我在二中当过老师。”老人说。

“您还当过老师?后来怎么成了煤矿工人呢?”